

五代史記

一
玉
十
冊

新學
子
知

PDG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也

蜀檣机孟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爲郡衙吏

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冊府元

龜後蜀孟知祥自幼溫厚知書樂善

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

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

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

讓女妻之

五代會要後唐武帝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三年十二月封

以爲左

教練使

五代史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道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于邢洺節度使從父

遷位至澤潞節度使

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

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

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

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

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

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

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

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

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

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

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

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

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于此以卿親賢

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

五代史知祥在後唐

莊宗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蜀檣

杌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

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

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祖

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門屢以罪被誅

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

莊宗卽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

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

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于

宮中莊宗旣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
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
闕知祥抵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
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洛中記異錄先是
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語譌爲孟入得蔭
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者一子昶也鑑誠錄瑞
應識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
之間妙絕之戲呼頭入爲孟入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
來又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闈上凌霄漢雖班輸之妙無
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爲祥矣又王蜀後
主元舅徐太師延瓊于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
寶宮橫亘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悉令暖宅後主亦
親幸宴樂移時忽于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
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
臨蜀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
赴鎮旣而旌幢屈蜀以統軍興聖太子來歸旋令將校
改換宮闈孟祖乃權于徐公之第安下觀紅綃所寵姓
字怪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
天子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青箱
雜記王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於

廳壁大書一孟字蓋蜀人謂孟爲弱以戲之也其後孟知祥入蜀館於其第見之嘆曰此豈我之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王氏見聞錄僞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九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嘆其基構華麗侔于宮室遂戲命筆于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蜀檣杌至則崇兆也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蜀檣杌至則崇

恤恤知祥承制

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

五代史纂誤

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

知祥遣大將李仁罕

九國志李

美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爲小校容貌瓌偉梁祖爲四鎮節度署爲衙內昭宗幸鳳翔梁祖遣仁罕奔問行在因

修貢禮梁祖革命補宮苑儀鸞等使歷許蔡華三州馬步
軍都指揮使莊宗伐蜀令監先鋒軍知祥領鎮奏授馬步
軍都指揮使康延孝叛知祥命仁罕討平之以功授彭州
刺史遷蜀州夏魯奇鎮遂州稟朝廷之命繕兵甲將圖蜀
知祥與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爲
兵馬留後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
峽走夔將安崇阮知祥卒命仁罕輔政昶嗣位合判六軍
事仁罕奉幼主無隱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
揮使張公鐸內醫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弓箭庫使安
思謙等皆昶在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爲仁罕所禮皆懷
怨怒每譖仁罕欲納王衍妃徐氏爲側室遂誣以會任圖
姦昶大怒俟仁罕入謁令武士擊殺之年六十二

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

九國志李肇汝陰人父璟唐神策兵

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宣武軍補左建牙都頭
累轉陝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梁恢復邢洛割宣武
一軍隸河東時知祥爲北京留守待之甚厚同光中以所
部兵從魏王繼岌討蜀蜀平班師康延孝至普安叛擁衆
回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知祥親釋其縛
擢衙內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夏

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縣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諭以禍福肇素不知書擲之于地曰此不過勸我叛耳因并其使殺之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昶襲位肇以足疾不卽時來朝昶怒罷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安置壕坎不得意廣政八年卒年七十

侯宏實 鑑誠錄孟蜀侯侍中宏實蒲坂人也幼而家下是日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俄而貫于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良久虹自天沒于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曰適夢八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得兒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良久曰此兒龍也卽非真龍亦蛟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孽毒常食血肉爲生靈之患當敬信三寶卽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繼岌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爲叛堅守廣漢是時孟高

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
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
至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
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
果至崇官酷信三寶遍于禪院開轉藏經然于理務之
間孽毒之甚廣與宅第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
謬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

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意益置義勝定遠驍銳

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

九國志趙廷隱開封

人世爲卿家廷隱少知兵律尙氣義始事梁祖子友諒
因擊鞠墜馬死廷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
無過竟釋不問令給事左右未帝卽位唐莊宗入鄴兩
河對壘十有餘年時廷隱爲邢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
使劉重霸嫉之誣廷隱將所部兵降于莊宗因械送汴
州未帝知其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廷隱于南陽
未幾追復舊職王彥章守中將廷隱在其軍中及彥章
敗廷隱爲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姓

也其材可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廷隱爲先鋒
監押自入敵境卽禁兵士燒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魏
王平成都錄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
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廷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
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畱屯成都長興初
明宗將議伐蜀及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闡以分其
勢知祥令廷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畧遂闡
魯奇堅壁不出會戰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廷隱令統
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士
卒不能前廷隱撫諭勞問將卒皆奮遂營于普安深溝
固柵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至三亞父水及土
橋廷隱密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師之歸路乃領
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廷隱縱兵追之伏卒齊
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內有堅壁
外有勅敵遠近震駭及廷隱之捷人心乃安知祥遣使
慰勞賜書褒之明年別將平魯奇唐師至葭萌而還廷
隱班師知祥親勞于郊翌日至其第錫賚甚厚卽授昭
武軍節度使畱後以鎮遏葭萌知祥送于北郊親舉觴
勸之在鎮踰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
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師慰勉且令休息董璋襲

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
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廷隱爲副以率勵士
旅璋遺書廷隱而詐達于知祥以書授廷隱投書褚中
曰此必反間之辭不足觀也竢擒董璋而後閱之與璋
戰雞蹤橋前頗爲所挫廷隱僞遁璋逐之知祥與公鐸
領兵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廷隱復整陣與知祥公鐸合
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遁歸東川爲部
下所殺廷隱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
廷隱爲節度使會李仁罕自遂州至求領東川廷隱將
讓之知祥以廷隱功多且怒仁罕之貪悞遂自領兩川
節度使以廷隱爲保寧軍節度使以閬果蓬渠開五州
隸之昶襲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望以廷隱爲六
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誅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
移鎮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廷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
萬窮極奢侈不爲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
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冊爲宋王經歲不
能起賜肩輿入朝旣謁見昶感動涕泣賜金沃
盥及繒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子崇祚崇韜
分將之爲九國志張業開封浚儀人性沉厚有果斷事梁
爲東頭供奉官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頻領監護

之任皆立戰功法令峻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聞業有
幹略擢爲列校繼岌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
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
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劫鎮戍百姓驚
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爲小保五十家爲大
保旬日之內擒獲殆盡討夏魯奇于遂州以功授寧江
軍節度使兵馬留後董璋襲成都業在夔州聞之率所
部赴難東川平正授節鉞加檢校太傅明德初領右匡
聖步軍都指揮使會武定興元兩鎮來附令業將兵二
萬屯漢水業至褒梁分布寨柵控扼駱谷秦鳳諸隘會
武定軍衙將與蒲谷鎮將任漢謙同謀導晉師入武定
業遣戍卒擊走之昶襲位改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是歲昶殺判六軍事李仁罕業仁罕之甥也昶慮其爲
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新收
征稅多爲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吏民
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相之門被桎梏者常滿
昶知之遽除十倍之法業子繼昭好擊劍嘗與淨衆寺
僧歸信同訪劍術士右匡聖指揮使孫漢韶與業不協
告業與繼昭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擊殺之時年五十七

初魏王之班師也知

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齎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

留之

蜀檣机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九國志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允唐穀

熟令季良幼涉書史長于吏治尤善騎射王檀聞其名辟爲保義軍節度推官楊師厚鎮鄴署元氏令徙魏州都督府司錄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畧卽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錄參軍充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欠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輿賦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

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吾大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常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繇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及卽位授光祿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明宗卽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圜兼鹽鐵事薦季良爲判官明年授檢校戶部尚書爲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悅奏留爲節度副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爲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署季良爲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欵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右曰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讌語竟曰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闡季良言于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倘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衆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闡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闡已平果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匿之謂季良曰北軍漸邇奈何季良徐曰北軍至縣州已來必遁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千

里饋運不繼彼勞我逸不走何待知祥大笑以捷書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衆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季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是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很戾下多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判三司昶襲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肅季良性寬厚居常無喜愠之色母早亡事從母如所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並致位清樞密使安重誨頗疑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韙之

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

彥賓爲監軍

九國志焦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父軫唐兗海節度使彥賓少聰敏多智畧事後

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卽位遷左監門衛使同正四方館使出護邢州兵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彥賓爲監軍使與知祥同入蜀康延孝據廣漢彥賓說知祥令召董璋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宗卽位忿闖豎輩怙勢

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
彥賓爲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嚴代之彥賓辭疾
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舉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
軍以年老乞代從之彥賓乃營別墅鑿池沼植蒲莢養
魚以自給昶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祿而不
令覲謁俾自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明宗
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
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
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
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
將吏皆請止嚴毋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
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
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

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于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

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

此目客將王彥銖

九國志王彥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誠贈太子少保彥銖性仁

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祐中事知祥于太原後入蜀累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董璋擇腹心有權畧者俾護其軍於是彥銖爲東川監押及建國轉授右僕射昶襲位歷蓬嘉雅三州刺史出爲山南兵馬都監數載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史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衛聖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復授昭武軍節度使廣政二十四年卒于治所年六十五

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

五代史天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以

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嘗使于蜀洞知其利病因獻謀于重誨請以已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畧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